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九十七 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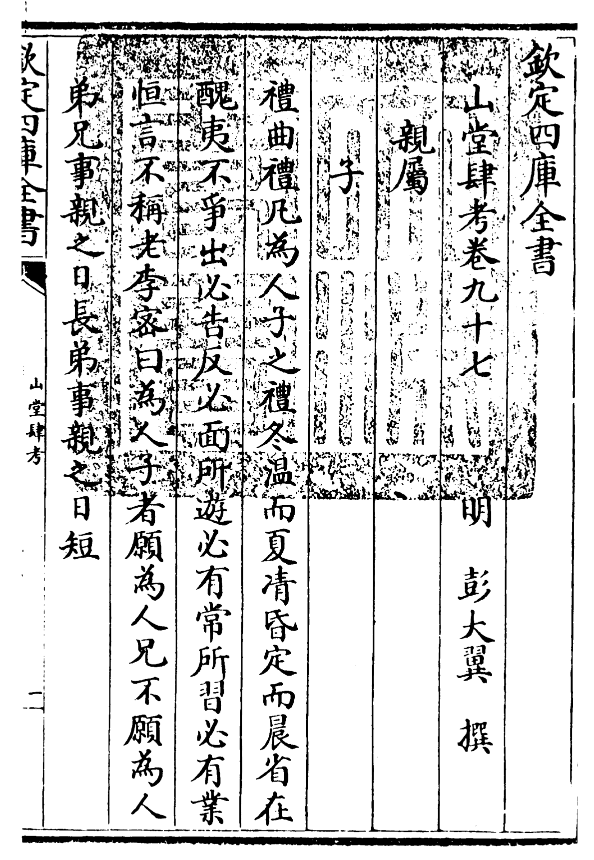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　禮



山堂肆考卷九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子

禮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李密曰為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

問安

禮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寢門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幹蠱

易蠱卦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肯堂肯構

周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學箕學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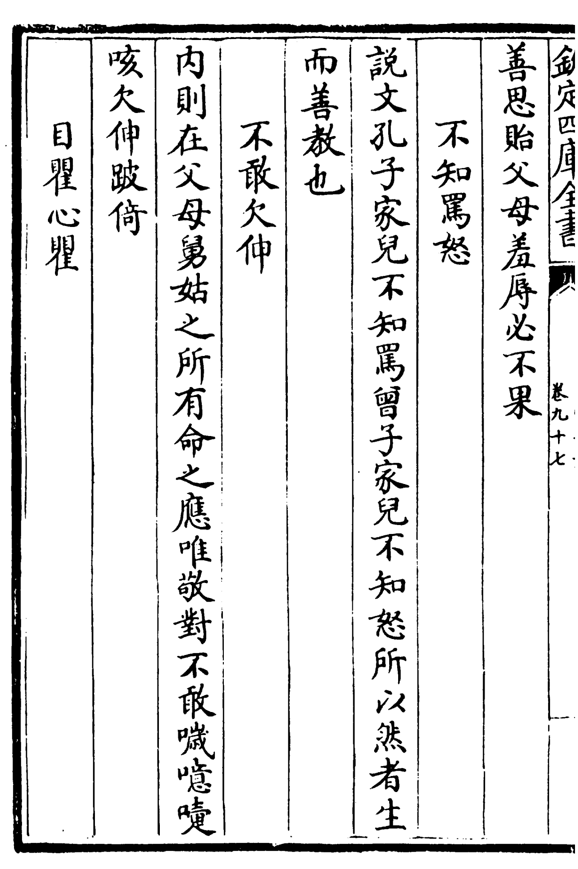
禮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稱善

禮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已

貽名

禮内則父母雖没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不知駡怒

說文孔子家兒不知駡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不敢欠伸

内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

目矍心瞿

禮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注云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也

敬孝愛孝

莊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受箠

說苑曾子嘗有為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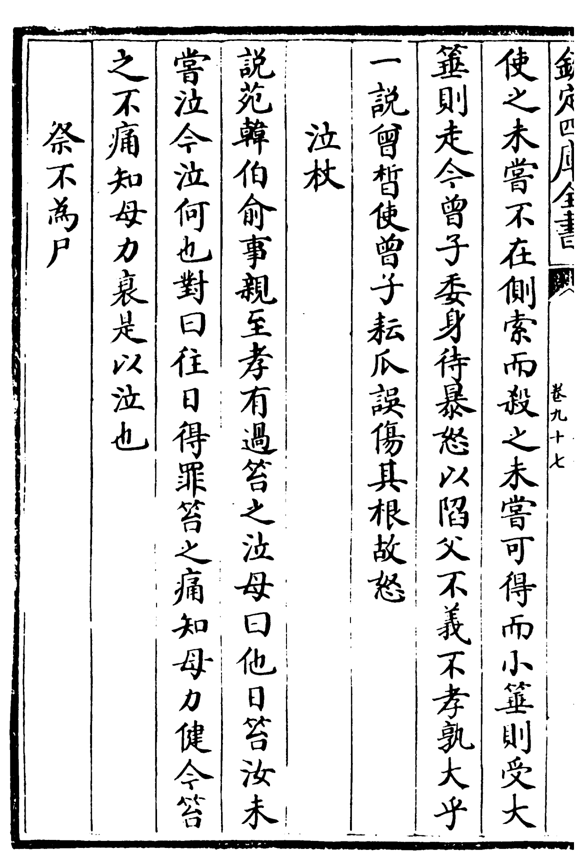
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令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一說曾晳使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故怒

泣杖

說苑韓伯俞事親至孝有過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往日得罪笞之痛知母力健今笞之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也

祭不爲尸



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仕不擇禄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

五綵娛親

高士傳老萊子養二親年七十身著五色綵衣為嬰兒戲於親前嘗取漿上堂詐跌卧地為小兒啼或弄烏烏

於親側欲親之喜

三釜養親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負米

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木欲静

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

遺羹

左隱元年鄭莊公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菽水盡歡

禮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風木思養

韓詩外傳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被褐擁劒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仕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樹欲靜

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于是辭矣立哭而死于是孔子門人歸養其親者一十三人

不改父政

論語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不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

金傷父名

為父受汙

東漢順帝時膠東相吳祐字季英政崇仁簡民不忍欺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得衣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責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為母被屈

見縣尹上

扇枕温席

東漢黄香字文强家貧無奴僕躬執勤苦盡心供養軀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温席

甞吐嗽膿

東漢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母至姻家飲酒嘔吐順恐中毒乃甞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自澣中裙

漢武帝建元中皇太后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澣滌以為常

注云中裙近身衣厠牏汗衫也

親滌溺器

宋黄魯直性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倉粟養母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綑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使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焦飯遺母

世說吳郡陳遺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崧即日便征遺已斂得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

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申喜心通

呂氏春秋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内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葢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懽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

中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荀顗色養

晉荀顗字景倩年踰耳順而毋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當時

能蓋前愆

漢昭帝以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用爲右將軍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按安世湯子延年周子書法云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

盡革故態

宋太宗興國六年宰相薛居正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修飾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善

論父功德

世說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父功徳爭之

不決諮于祖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按元方紀字長文羣字季方諶字孝先忠字又晉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相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父清白

問母起居

北史崔暹平居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出理官政暮歸甞食視寢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談玄理

殺雞供母

東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為巳設既而乃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林宗猶減三牲之養以供賔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因勸令從學

投魚進母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因投中流後婦出汲見筒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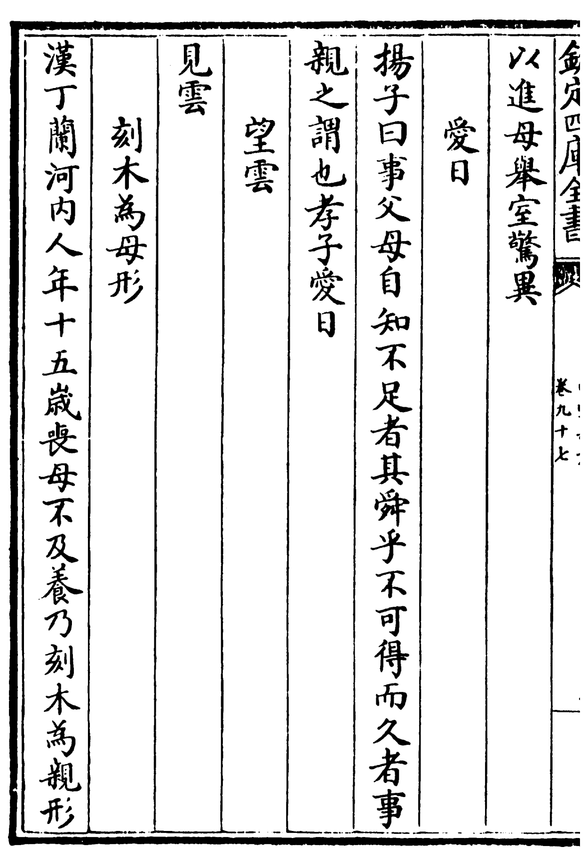
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孟宗泣竹

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好食竹笋冬月無笋宗入竹中哀號笋爲之生

曇恭進瓜

南史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産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曇恭因



以進母舉室驚異

愛日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望雲

見雲

刻木為母形

漢丁蘭河内人年十五歲喪母不及養乃刻木為親形

事之如生

撾鼓乞父命

梁吉翂字彦霄父為奸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乃釋之丹陽令王志欲于歳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因父求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桑椹奉母

東漢蔡順當王莽末歳大荒順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

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賊知其孝遺以米肉放之

蒲萄奉母

唐陳叔達為納言嘗賜食得蒲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嘗求之不得願歸奉之帝曰卿有母欲遺乎因更賜之

諫父慎嫌

東漢吳祐隨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

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恢撫祐首嘆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傷父被刑

顔氏家訓吳郡陸襄以父閑被刑終身布衣蔬食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

所殺終身不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假如親以噎死遂可絕食耶

拜讀父書

吳顧愷每得父書則灑掃几筵舒書于上拜跪讀之讀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哽咽

能為父賦

宋歐陽公為鳴蟬賦他兒皆一視而過少子棐守之不去公曰此兒必能為吾賦也因以與之按棐字叔弼

求增父秩

唐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年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乞擬母封

宋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遂以為例

傷指大啼

世説范宣字子宣年八歳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毁傷是以啼耳

指痛不寢

梁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凶問至又宋司馬池光之父也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内門徘徊不能入蓋母已亡

為友人所匿也因詰其友而友止以疾告池遂號泣而歸

為母炊爨

世説祖納字士言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于五羖之皮耶

為母行傭

漢江革字次翁臨海人少失父遭王莽亂負母逃難以

母老不欲摇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轉客下邳行傭供母人稱江巨孝

蓋掩父德

晉袁宏字彦伯遷桓温記室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温父彝温甚忿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因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温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

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于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君勲績如此君賦云何相忽略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賛胡奴乃止按胡奴是侃第十子陶範也範字道則胡奴其小字也

求顯父名

唐甄逢常以父不得在國史為恨逢與元稹善稹移書

于史館修撰韓愈由是父子俱得顯名

誦詩興嘆

見入仕

讀詩流涕

晉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文帝所殺痛父死于非命未嘗西向坐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篇又南史顧歡隱天台山

開館聚徒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廢書慟泣由是受
學者廢蓼莪不復講

不忍衣綿

南史朱百年家素貧薄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
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宿衣悉裌布飲酒
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卧具去謂
思遠曰綿定竒温因流涕悲痛思遠亦為之感泣

不忍聞樂

宋劉温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每内宴聞鈞天之樂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為父禳災

唐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瘗于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竟不問

為父禱疾

陳徐陵字孝穆子份性孝友陵疾篤份燒香祈禱跪誦

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

五子知名

晉王羲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獻之操之故唐孟郊詩云羲之生五子羲之又有之又劉宋謝莊生五子曰颺朏顥嵸瀹蓋名子以風月景山水也

八子皆貴

唐郭子儀八子七婿皆貴顯八子謂曜旰晞晙曙

映也曖尚昇平公主曖四子鑄釗鏦鎔一女為憲宗皇后

瑶環瑜珥

唐韓文公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始余應進士舉于京師見北平王燧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蓋魁傑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静秀瑶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即殿中少監馬

君繼祖也按少傅即燧子暢少監燧孫也

發假收嚴

唐楊遺直為蘭陵主簿名四子曰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義收以秋為義嚴以冬為義同居修行里比靖恭諸楊尤盛焉

齧臂而盟

吳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

入衛門後果如言

絶裾而往

晉元帝大興初温嶠欲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往後母亡阻亂不得奔喪

導輿

唐崔邠拜太常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閲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又五代張遂清為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親為母執轡

行數十里州人以為榮

跨竈

吴崇質賀人生子詩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祗須臾又蘇東坡答陳季常書云在定日作松醪賦令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作文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具按竈有釜故子過于父為跨竈擇季常子名煙樓竈上烟窓言子過于父猶如跨竈撞破煙樓也

任昉令子

劉宋褚淵字彦回嘗謂任昉父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也又唐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敢言無忌憲宗謂餘慶曰澣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挺之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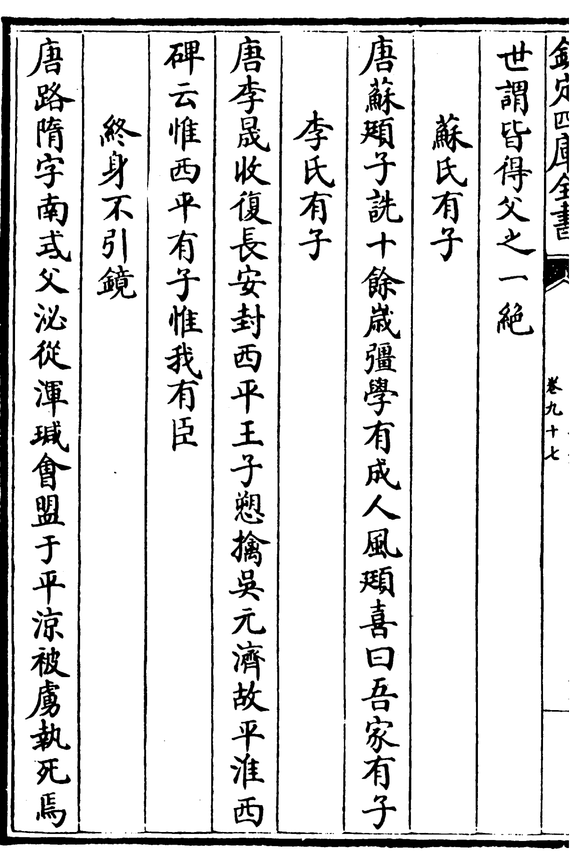
唐嚴武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奮然以鐵槌就英寢碎其首挺之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得父一能

劉宋顔延之字延年文帝召之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諸子才能對曰𥚃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曜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得父一絶

唐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詞且工書有力絶人世謂三絶後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以精草隸名



世謂皆得父之一絕

蘇氏有子

唐蘇頲子詵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頲喜曰吾家有子

李氏有子

唐李晟收復長安封西平王子愬擒吳元濟故平淮西碑云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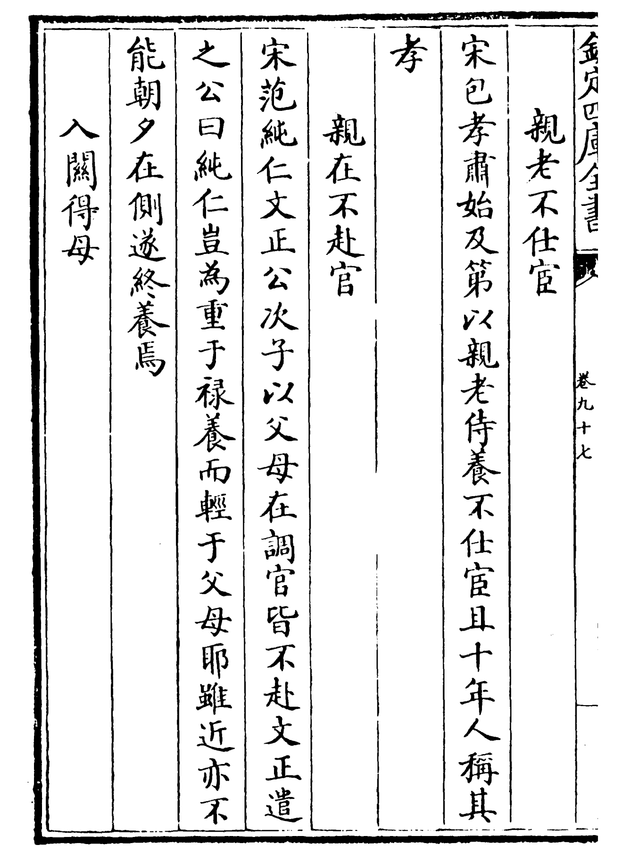
終身不引鏡

唐路隋字南式父泌從渾瑊會盟于平涼被虜執死焉

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知父死虜中日夜號泣坐不西向不食肉母嘗告隋貌類父遂終身不引鏡

平生不踐石

宋徐積字仲車楚州人積生三歲父羅城君卒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流涕不止壯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曰見貴官尚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朝夕具公裳揖其母



親老不仕宦

宋包孝肅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

親在不赴官

宋范純仁文正公次子以父母在調官皆不赴文正遣之公曰純仁豈爲重于祿養而輕于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入闕得母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為嫡母妬害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相别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輙流涕熙寧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而來投舍嘆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之苦乎壽昌聞愕然近前問故乃知為生母也年已七十餘矣壽昌因與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為買田宅居之天下知其孝

友京兆尹錢明逸以聞詔壽昌還就原官為王安石所忌出為河中府通判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按同州令陝西西安府東坡集又曰得之蜀中

入蜀迎父

宋番陽張吉方在娠父介客東西川不還及為兒時與彭器資同學作詩有廳是子規啼不到至今我父未歸家之句聞者憐之既長至蜀迎父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闗往返者三其父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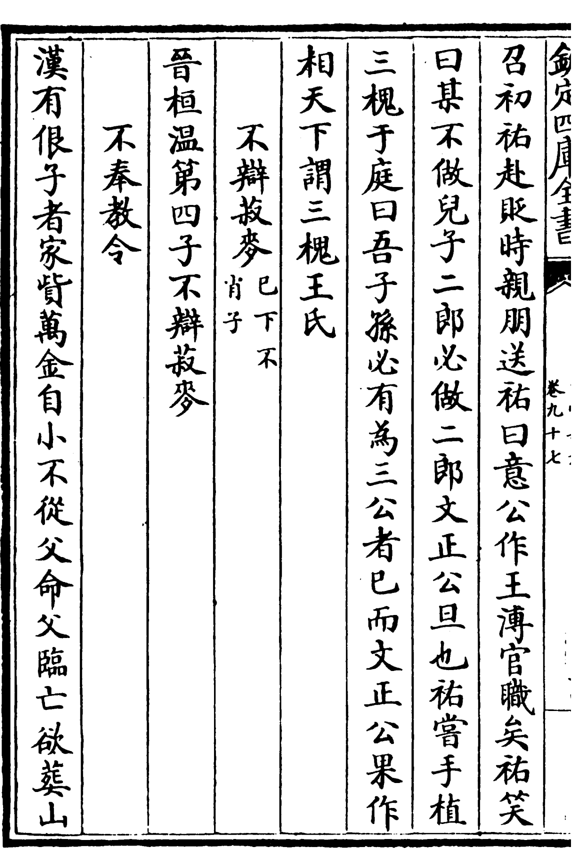
鄉人迎謁嘆息器資因贈以詩

五桂

五代竇禹鈞漁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偁僖俱登科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三槐

宋王晉公祐太祖朝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宰相也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



召初祐赴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文正公旦也祐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文正公果作相天下謂三槐王氏

不辯菽麥 已下不肖子

晉桓温第四子不辯菽麥

不奉教令

漢有佷子者家貲萬金自小不從父命父臨亡欲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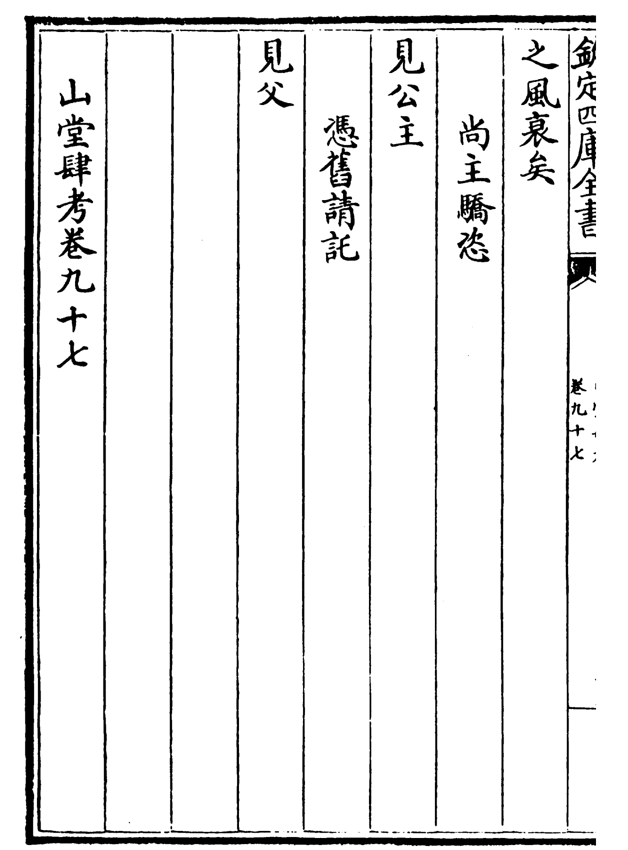
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
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
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

狄子暴横

狄仁傑子景暉為魏州司馬叅軍恣行暴横人患焉遂
廢梁公生祠神像

宋子贓貪

宋璟五子渾恕尚並以贓敗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平



之風衰矣

尚主驕恣

見公主

憑舊請託

見父

山堂肆考卷九十七

山堂肆考卷九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女

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家語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佩環

列女傳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

琢玉

呂温集顧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注云顧復父母也

設帨

禮内則子男生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

卧牀

列女傳古者生女三月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甎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治織紝

内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注云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于内也

施鞶紳

穀梁傳女嫁諸母施鞶紳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按鞶佩囊也紳帶也言諸母為施佩帶又戒之也内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帛

從父所制

顔氏有三女叔梁紇求婚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士武力絶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曰即汝能矣遂以歸紇生仲尼

代父出征

晉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無知其為女也樂府有木蘭詞曰喞喞復喞喞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軍幙慷慨攜干將唐杜牧題

木蘭廟詩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逐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憂國

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過客繫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歲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

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投堂

成紀竇毅之女聞隋楊堅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及長適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

漆室傷民

漆室女魯處女也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

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為鄉人所疑于是褰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嘆息援琴而歌自縊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令冬青樹也

緹縈贖父

漢太倉長淳于意臨淄人少喜醫術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有罪當刑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

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云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上悲其意釋其父

聘為王后

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于東郭百姓盡看觀王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女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竒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禮往聘迎之女不飾如故隨使者之宫中夫

人皆掩口而笑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於是論堯舜不飾為天下歸善桀紂飾為天下歸惡諸夫人聞之皆慚閔王大感以瘤女為后

召為才人

唐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為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

攘拳操檝

趙河津吏之女曰女涓者簡子西擊楚津吏醉卧不能

渡簡子怒召欲殺之㴗懼持檝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故禱于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不誅將渡用檝者少一人涓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為夫人

延頸就刑

列女傳東漢孔融被收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弱得全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

豈得久活何顏知肉味乎或言于曹操收之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代傳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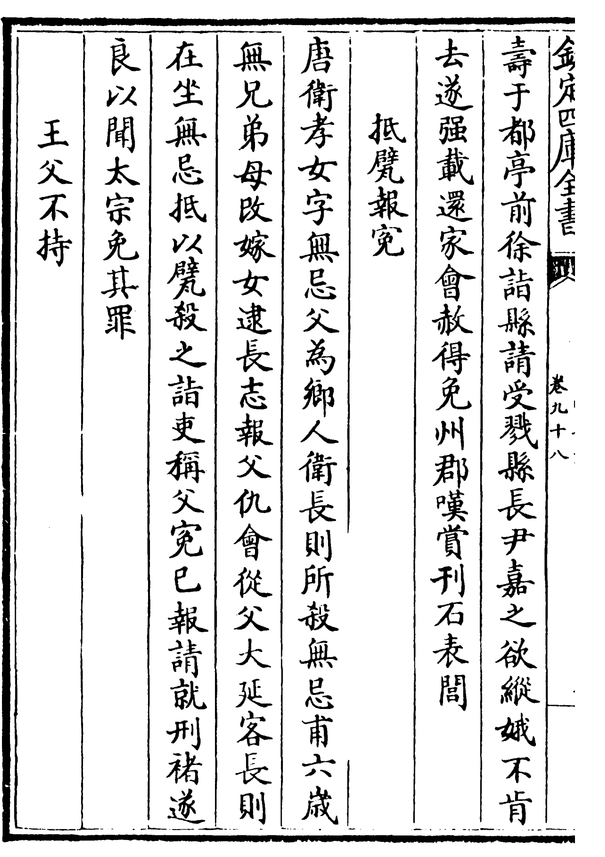
漢伏生名勝濟南人嘗為秦博士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注云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踵成兄史

扶風曹壽字世叔其妻名昭字惠班彪之女固之妹也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漢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曹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輙召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

袖劍刺讐

三國酒泉趙安女趙娥父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有兄弟三人同時並死娥傷父仇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



壽于都亭前徐詣縣請受戮縣長尹嘉之欲縱娥不肯去遂强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嘆賞刊石表閭

抵甓報冤

唐衛孝女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女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王父不持

魏荀爽女誡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

太史不覩

齊閔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傭夫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常竊衣食之與私焉及齊亡其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衆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女為王后生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

后王后賢不以不覯失人子之禮也

慎勿為好

世説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

願與相近

漢書張禹病帝臨問親拜禹牀下禹因言臣有一女愛之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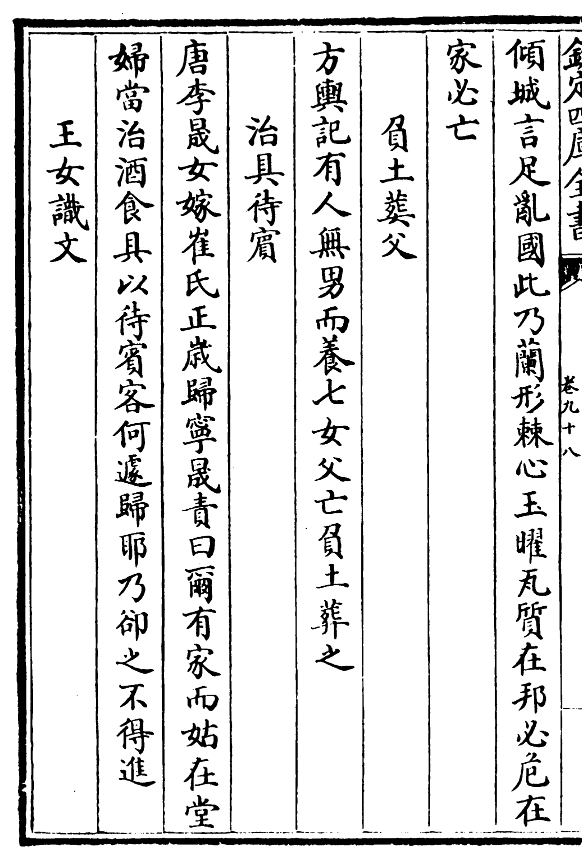
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大家女誡

列女傳曹大家女誡七篇一卑弱二夫婦三敬順四婦行五専心六曲從七和叔妹

程曉女典

魏程曉女典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是以禮有公宮宻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則表見于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



傾城言足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負土葬父

方輿記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負土葬之

治具待賓

唐李晟女嫁崔氏正歲歸寧晟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賓客何遽歸耶乃卻之不得進

王女識文

王隱晉書王肅女於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為男耳後為文明皇后

常女續訓

唐常溫一女歸薛家善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繫環别兒

漢叔先雄者犍為叔先泥和之女也永建初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而溺求屍不得雄晝夜號泣常欲為自沈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

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為訣別之辭欲赴水求父屍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解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屍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其像馬

突圍救父

晉荀灌崧之小女也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勵將

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又代父作書與南中郎將周訪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俱散走父得解圍

不作凡妻

晉書賈儀女元妃嘗語妹季妃曰我終不為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為庸人婦隣人笑之後慕容垂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聘季妃並如其言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有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嫗曰吾明經及第即官人也嫗諾曰若官人即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嫗曰無苦我衹得一卷書若告身者我袖以往公必取視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適王氏

知琴絶絃

東漢蔡琰父邕夜鼓琴絃絶時琰年六歲聞之曰第二絃也邕故折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曰

季札觀風而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而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謂不知也

知詩佳句

晉謝奕女道韞聰慧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句為最佳

叅承太后

六帖唐柳公權開成三年上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

官無玷缺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勲舊

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叅承太后豈

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户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

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内送女還郭旼家

出拜將士

唐德宗建中二年田悦攻臨洺累月不抜城中食且盡

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

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

不敢言賞李抱貞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悅大破
之

左思驕女

左思詩吾家有驕女皎皎頗白皙

陶潛弱女

陶潛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忽書移文

白樂天女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

買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輟以刊女書

能解挑紋

唐元稹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稹自注云余掾荆時目擊受貢綾户有終老不嫁之女

嘉貞五女

唐張嘉貞有五女一適郭元振

子由六女

東坡别子由詩森然有六女包裹布為荆蓋子由有六

女也又詩云平生無一女誰復嘆耳耳按諺有生女耳

耳之言故云

孫女頑僻

晉王坦之弟小字阿智年長昏愚無肯與為婚者孫綽

曰我有一女不惡坦之白父驚喜及成婚女之頑僻過

於阿智

任女清廉

宋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

徒四壁有二女賢甚趙清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汚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原物榜于門壁付之守吏二女廉潔如此且文墨議論皆士人所不逮清獻以子姪娶之

竇女行烈

唐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永泰中為賊所剽將私之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汚于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

之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字二翁子確字永叔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兄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確弟矼女妻汪勃之子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相傳祝女位最高又祝堯臣者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後與呂午成姻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午復中第于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喧傳于鄉閭按呂午字伯可朱

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

齊女兩袒 已下皆不正之女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鄭女雙履

鄭女宋時高安人棄俗出家自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四方洶洶祈福者填委值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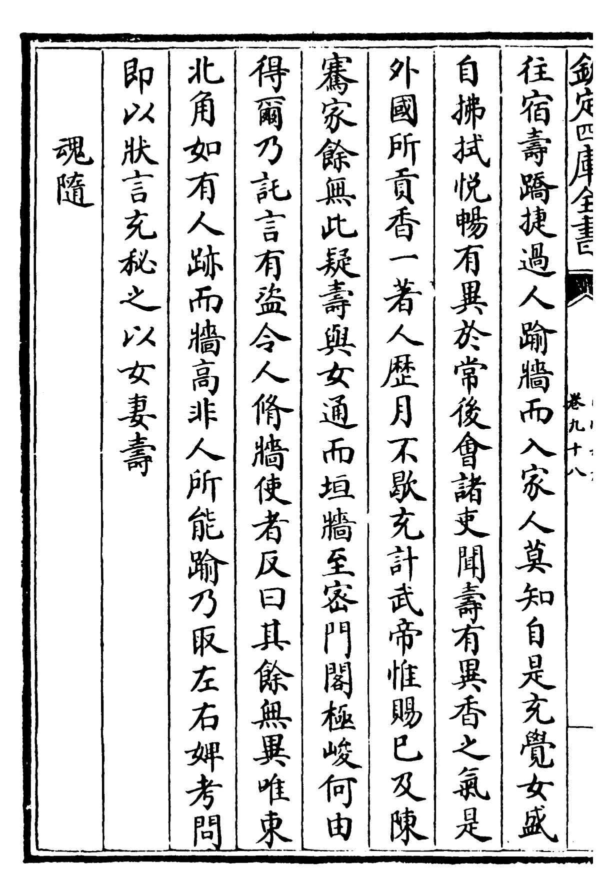
起畏來宰是邑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因籍女為官妓道士為樂工

文君感琴

見市

賈午偷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午於青瑣中見壽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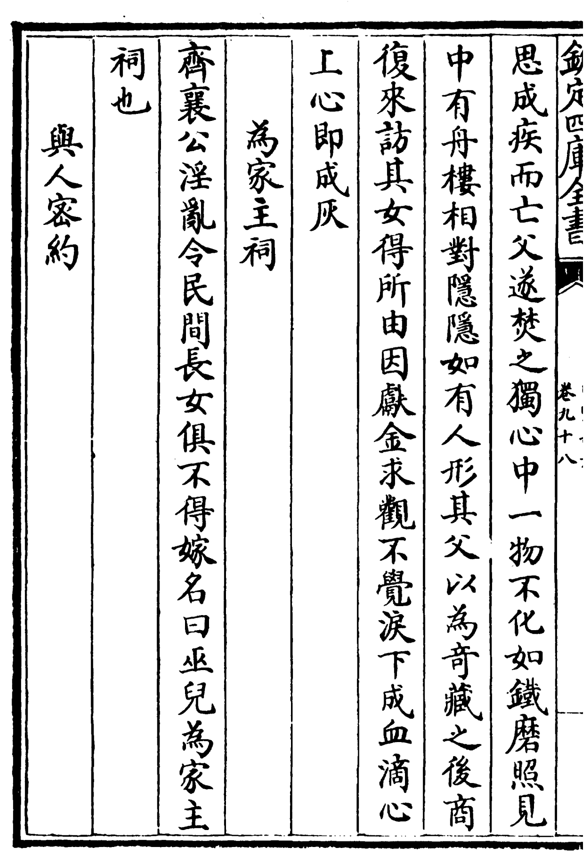
徃宿壽蹻捷過人踰牆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著人歴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牆至密門閤極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脩牆使者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能踰乃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魂隨

唐張鎰為衡州太守有女名倩女初鎰與王生父母指腹為婚後王生父母俱亡及長成至衡州謁鎰鎰不言親事令王生居花園館中忽一夜倩女于月明中聞王生撫琴有求鳳就鸞之曲王生辭鎰去倩女即病魂隨王生至京師不醒如醉王生歸即愈始為夫婦

情契

煙花録昔有一商美姿容泊舟於西河下岸上高樓中一美女相視月餘兩情已契弗遂所願商貨盡而去女



思成疾而亡父遂焚之獨心中一物不化如鐵磨照見中有舟樓相對隱隱如有人形其父以為奇藏之後商復來訪其女得所由因獻金求觀不覺淚下成血滴心上心即成灰

為家主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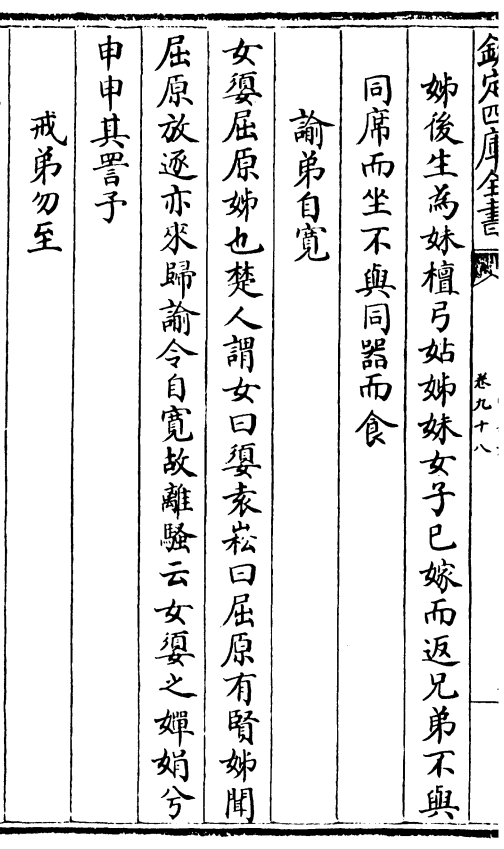
齊襄公淫亂令民間長女俱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也

與人密約

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隣居張宦族而貧羅崛興而富宋端平間兩家同日生産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于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為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為然密立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數歲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自後無間張登科後竟為夫婦

姊妹

儀禮房中内賓姑姊妹也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為



姊後生為妹檀弓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
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諭弟自寛

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
屈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寛故離騷云女嬃之嬋娟兮
申申其詈予

戒弟勿至

世說王右軍夫人郗氏戒二弟司空愔中郎鑒曰王家

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毋煩復至也

知弟有禍

魯乘姒者乘子皮之姊也其良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之曰安之吾今嫁子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姒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不復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

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人之故而數子乎子誠相一國據大衆譬猶掩目而别黑白也不有天咎必有人禍子皮勿聽卒受爲相未期年果被誅

匿弟免難

東漢李固自知不免於難遣子基兹燮歸鄉里時燮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有頃難作州郡收基兹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

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工賔之位而祠焉

慮弟滅名

濮陽嚴遂字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郄嚴仲子恐誅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得聶政殺俠累因自抉眼出腸以死韓取屍暴于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

與千金政姊嫈聞之乃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人聶政也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論弟無行

漢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為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官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為郎

隨弟赴官

晉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奕之官姊僮僕多有奸犯而為人所糾者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可以老姊求名乃遣而不問

抱弟聽讀

漢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每抱逵就籬聽之十歲乃誦六經

召為美人

史記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漢高祖東擊項

羽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有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官至孝文時積功勞為大中大夫又為太子太傅孝景立以為九卿徙為諸侯相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帝因號為萬石君

封為夫人

綱目唐玄宗天寶七載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小說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貫為脂粉之資

待姊有禮

唐蘇頲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徳

處姊薄恩

宋朱脩之薄於恩情有姊在鄉里饑寒脩之為荆州刺史未甞供贍一日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激之脩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姊妻代王

史記趙襄子以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酒使厨人反斗以擊殺之其姊聞之因磨笄以自刺至今有磨笄山

姊嫁陸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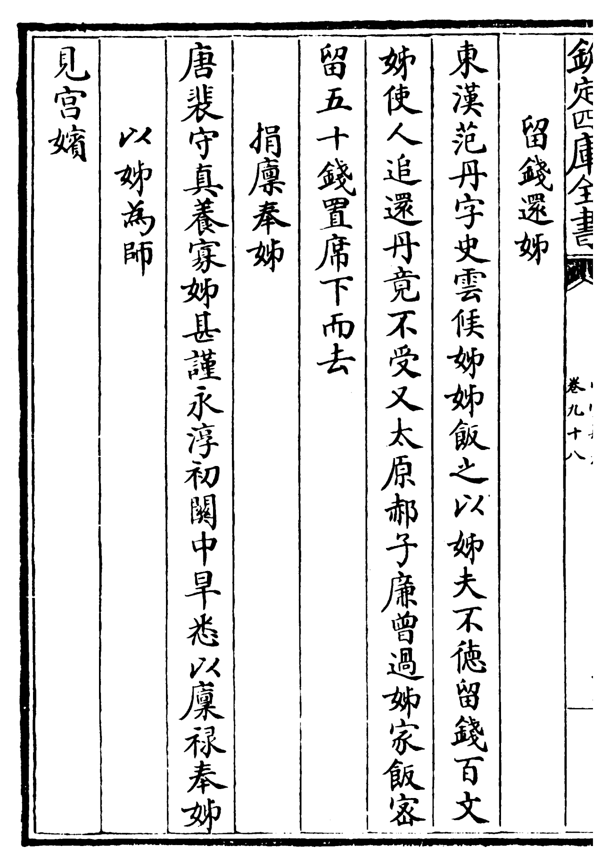
唐張巡姊嫁陸氏軍中號陸家姑

刖姊失官

韓子曰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而後至郭門閉因踰郭入而車新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悲姊辭職

李元素少孤事長姊甚謹及姊卒悲痛成疾辭職



留錢還姊

東漢范丹字史雲侯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徳留錢百文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又太原郝子廉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

捐廩奉姊

唐裴守真養寡姊甚謹永淳初關中旱歉以廩禄奉姊

以姊為師

見宮嬪

事姊如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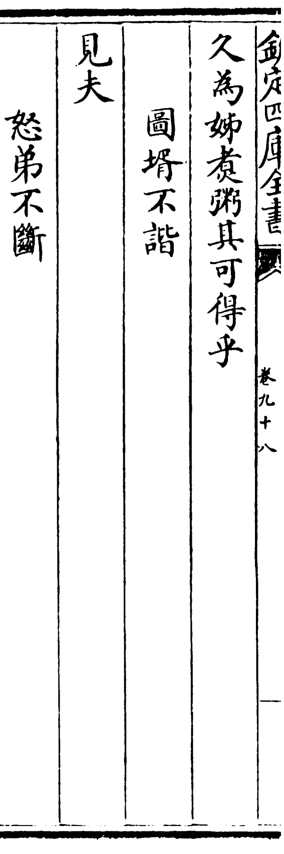
唐楊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

輟饌餉姊

因話録庾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庾常於公堂輟
巳饌以餉其姊同官嘉嘆

作粥進姊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
姊曰僕妾甚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顧姊老勣亦老雖欲



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圖壻不諧

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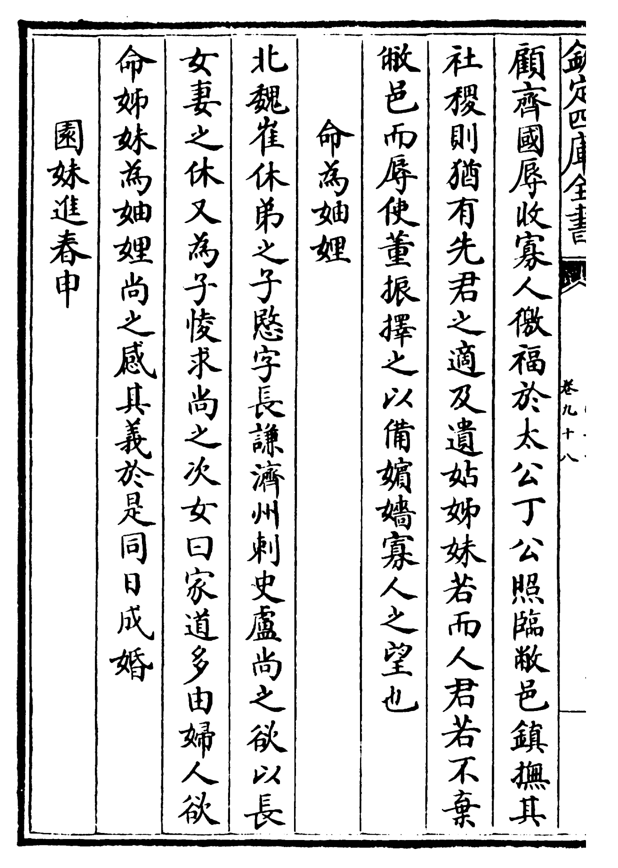
怒弟不斷

宋廖瑩中江行雜録周恭帝幼沖軍政皆決於韓通時宋太祖為殿前點檢多智略屢立戰功將士皆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作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獨宮中不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

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决諸胸中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為

使備嬪嬙

左昭二年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人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



顧齊國辱收寡人儌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命為妯娌

北魏崔休弟之子恩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又為子悛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命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園妹進春中

史記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娠園乃與女弟謀使女弟説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千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大然之即出李園妹謹

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殺春申君以滅口

權妹妻劉備

蜀先主在荆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内心常凛凛

膺妹妻鍾瑾

東漢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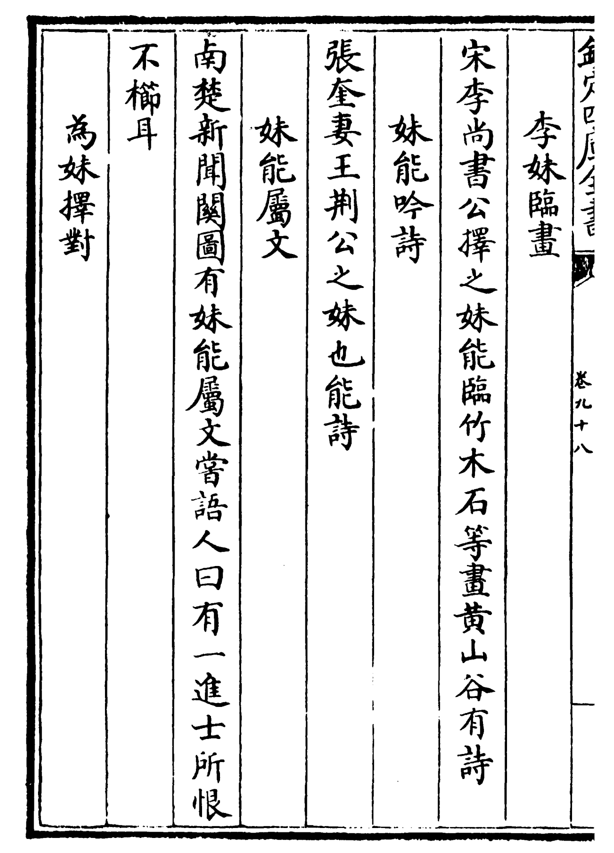
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生四子亮叔訓秀號四龍安帝時俱為牧守

圖妹妻常修

常修娶闗圖之妹為妻

班妹工書

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絶域年老思入玉門闗妹乃工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徴超還



李妹臨畫

宋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石等畫黄山谷有詩

妹能吟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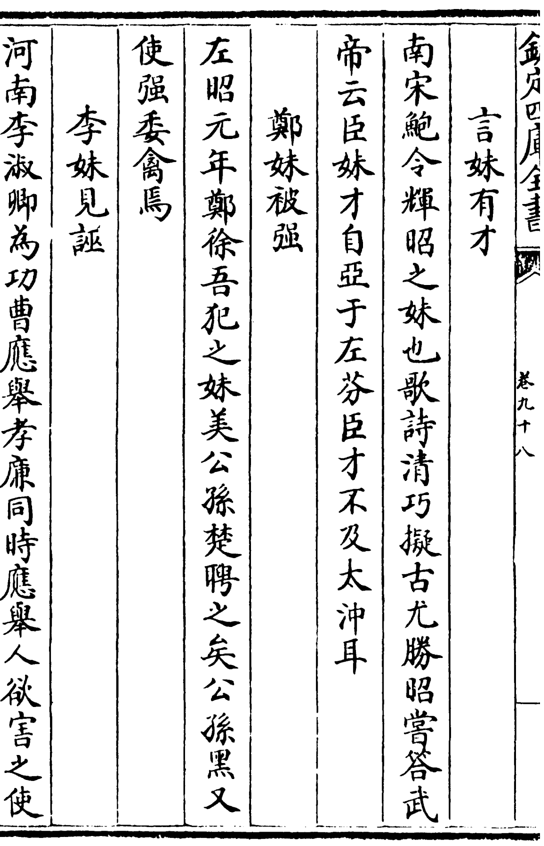
張奎妻王荆公之妹也能詩

妹能屬文

南楚新聞閩圖有妹能屬文甞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為妹擇對

世說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按此王渾字玄沖是魏司徒昶之子濟之父所謂太原王氏也



言妹有才

南宋鮑令暉昭之妹也歌詩清巧擬古尤勝昭嘗荅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鄭妹被強

左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李妹見誣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舉人欲害之使

婢宣言淑卿淫其寡妹不合應孝廉淑卿杜門自絕其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已無他也後三年霹靂擊害淑卿者以其屍置淑卿塚前

孝標三妹

梁劉孝標有三妹一嫁瑯琊王叔英一嫁吳郡張嵊四山一嫁東海徐悱敬業並有文才而徐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字令嫺是也悱卒令嫺為祭文辭甚悲愴父勉欲為哀辭見此文乃閣筆又令嫺兄孝綽罷官不出

為詩題其門曰閑門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藂蘭摘復生

彦道二妹

晉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深源一適謝仁祖

適謝顧

晉王凝之妻謝道韞朗之妹遏之姊也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二家或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

林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適巴鄒

元時李氏女適巴長卿甚貧女亦安之諸姊妹中有適鄒者甚富而笑之巴妻遂作巴家富詩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挂銀鈎

憂妹饑寒

後魏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亮從兄光

往依之因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稱妹慈惠

馮左藏娶開封張顯女早世女臨終曰吾妹慈惠可撫諸孤遂娶之

姑

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

爾雅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又妻之姊妹同出曰姨母之姊妹曰姨母女子謂姊妹之夫曰私男子謂姊妹之夫曰出同出者謂俱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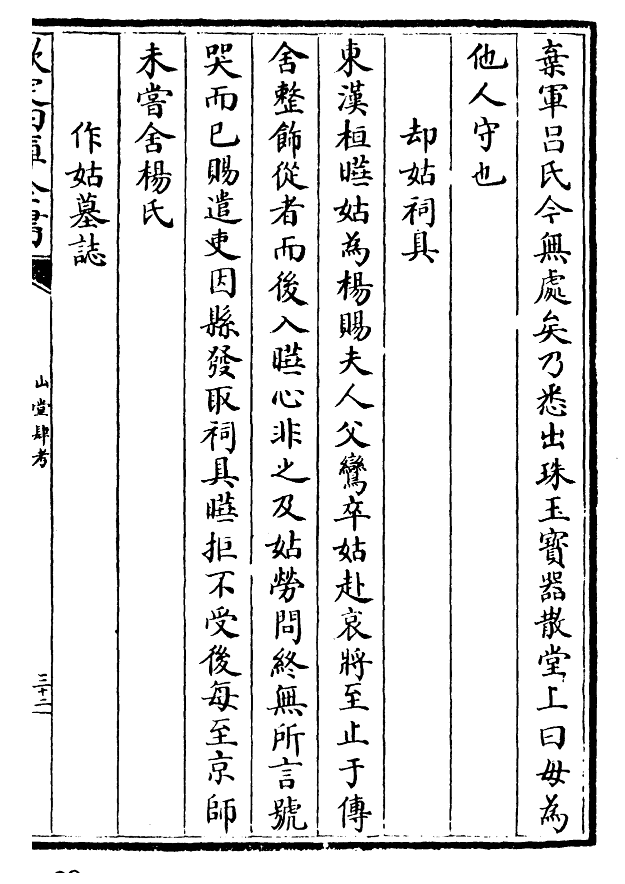
魯姑存姪

列女傳魯義姑者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遥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

就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巳子也妾見大軍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于母甚痛于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况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呂姑怒姪

通鑑呂禄時出游獵過其姑呂氏嬃大怒曰若為將而


棄軍呂氏令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

却姑祠具

東漢桓曄姑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于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作姑墓誌

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吾之黨是用賔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馬願以為誌

自婚姑女

晉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家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嶠覔婿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可希汝比也他日公報云已得婿矣門第粗可婿身才

名位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畢姑

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幼養姑家

孔帖周世宗柴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養太祖家以謹

厚見愛按太祖謂周太祖郭威世宗謂晉王榮威之養

子也柴后太祖之后姑指柴后而言

班姑

班彪之姑婕妤人謂之班姑

徐姑

黄山谷之姑適徐氏曰徐姑嘗有題徐氏姑夀安君夀梅亭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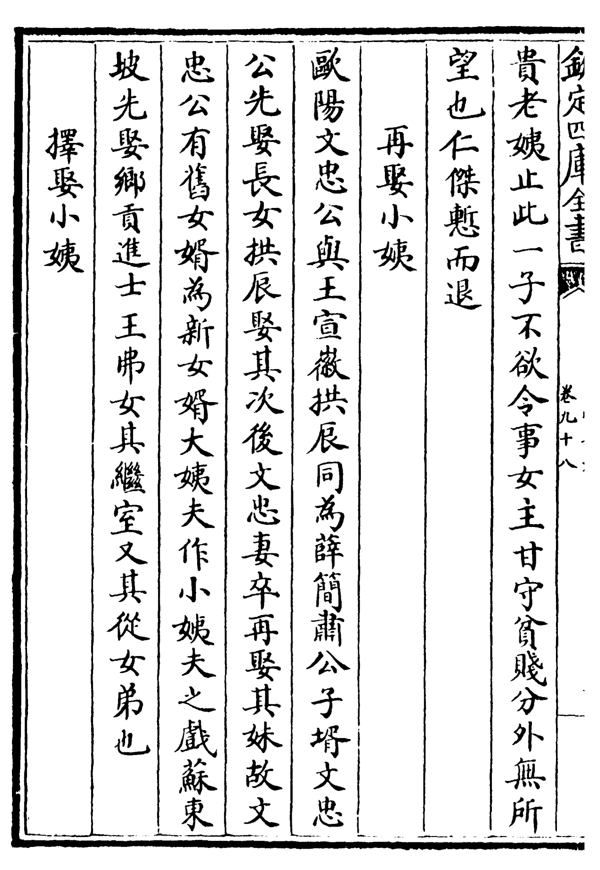
自執勞苦已下姨

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强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

不能飼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强使人抱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聞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甘守貧賤

朝野僉載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别墅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歸仁傑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旨姨曰相自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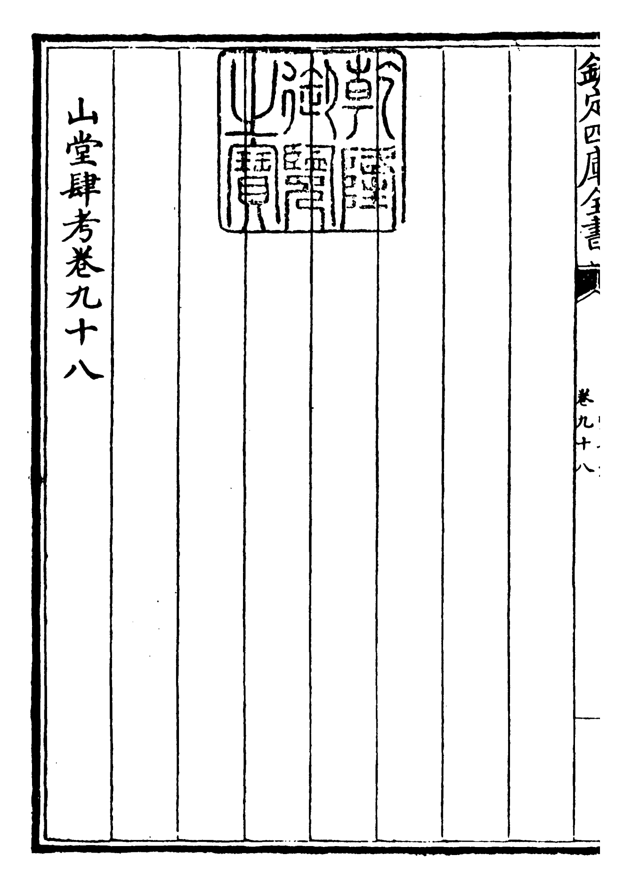
貴老姨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守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慙而退

再娶小姨

歐陽文忠公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公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妻卒再娶其妹故文忠公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蘇東坡先娶鄉貢進士王弗女其繼室又其從女弟也

擇娶小姨

龍圖劉公曄未第時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晃捐館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云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謂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閩生竟不第落泊窮餓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山堂肆考卷九十八